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資料

(四)

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内部材料)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一九六三年五月

## 目 录

加米涅夫：临时政府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一九一七年三月） .....	1
加米涅夫：不要秘密外交 （一九一七年三月） .....	3
加米涅夫：我們的分歧 （一九一七年四月） .....	5
加米涅夫：論列宁的提綱 （一九一七年四月） .....	7
加米涅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全国代表會議上的发言摘要 （一九一七年五月） .....	12
托洛茨基：必須立即从实际上統一起来（答問） （一九一七年七月） .....	13
托洛茨基：回顧与展望 （一九一七年八月） .....	1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性質 （一九一七年九月） .....	19
托洛茨基：国际策略 （一九一七年九月） .....	25
布哈林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一九一七年七月） .....	30
索科里尼柯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	32

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43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75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 109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 138

厄尔·白劳德：德黑兰与美国前景和任务  
（一九四四年一月） ..... 155

# 临时政府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一九一七年三月)

加米涅夫

革命所造成的临时政府远比产生它的那个势力温顺得多。身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创造了革命。但在形式上政权却没有转入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手中，而是落到有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所涌现出来的人们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军队，只有当革命完全充分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的时候，当旧制度的一切残余在经济和政治上被彻底根除的时候，才能认为业已开始的革命算是完成了。充分满足——工人、农民和军队的——要求，只有在全部政权转入他们自己的手中时，才有可能。既然革命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它也就走到这一步，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与此相反，临时政府按照借以产生它的各阶层的社会性质来说，趋向于在革命的初期就扼阻革命的发展。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还无力来这样做。在革命人民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违反着意愿，执拗地向前走去。而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无须提到这一点，既然这个临时政府同旧制度的残余进行着真正的斗争，那末，它也就能取得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决支持。不论何时何处，只要临时政府听从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革命民主派的呼声，而同反动势力或反革命力量发生冲突，革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准备给予支持。

但这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支持；不是对临时政府现有成员的支持，而是对临时政府不得不采取、而且也正因为它采取了的那些客观革命步骤的支持。

1917/14

所以我們的支持絲毫也不应当束縛我們的手足。

我們在支持臨時政府徹底消滅舊的制度、君主專制，實現自由等等方面是堅決的；我們將以同樣的堅決態度來批評和揭露臨時政府每一次的不徹底性，每種使它脫離堅決鬥爭的傾向，每個旨在束縛人民的手足或撲滅燎原的革命烈火的企圖。

我們號召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革命民主派，對於中央及地方當局的一切活動進行最嚴格的監督。

我們要知道，民主道路和臨時政府的道路是要分開的；醒悟過來的資產階級定會力圖遏制革命運動，不讓它發展到足以滿足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基本要求的地步。

我們應該時刻警惕着、準備着。冷靜地、平心靜氣地權衡一下自己的力量，我們應該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於集合、組織和團結革命的無產階級。我們無須督促事件！事件已經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着。

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在提出更換臨時政府的問題就必然是政治上的錯誤。

偉大革命的推動力量是跟着我們走的；這種力量將揭露用妥協方法謀求解決革命任務的一切企圖的不充分性和局限性。

只有當自由主義者的臨時政府在俄國民主力量面前暴露無遺的時候，政權轉歸民主力量手中的問題，才會作為一個實踐問題而出現在它的面前。

目前的口號仍然是：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代表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農民和軍隊的力量團結起來，絕對不信任自由主義者的任何諾言，對於實現我們的要求進行最嚴格的監督，對於為根除沙皇地主制度一切殘余的每個步驟給以堅決的支持。

（譯自1917年3月27日《真理報》第8號）

# 不要秘密外交

(一九一七年三月)

加米涅夫

战争在进行着，伟大的俄国革命未能中断战争。而且，也没有人指望它会在明天或后天结束。俄国的兵士、农民和工人曾在被推翻的沙皇的召集下作战，并在他的旗帜下流过血，现在已解放了自己，沙皇的旗帜已经被革命的红旗所代替。但是，战争将继续下去，因为德国军队没有仿效俄国军队的榜样，还在服从屠场上贪暴劫掠的本国的皇帝。

在两军相持的时候，最荒唐的政策莫过于向一方提議放下武器而四散回家。这种政策不会是和平的政策，而是受奴役的政策，是义愤填膺的自由人民所摒弃的政策。不，自由的人民将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枪弹来对付枪弹，以炮弹来回敬炮弹。这是坚定不移的。

解脫了沙皇制度枷鎖的革命兵士和軍官，是不会走出战壕而让位給还无毅力粉碎本国政府枷鎖的德国或奥国的士兵和軍官的。我們不能准許任何瓦解革命軍事力量的行为！战争应当是有組織的，通过获得解放的人民之間簽訂条約而結束，而不能是屈从邻国征服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意志而結束。

但是，解放了的人民有权利知道它为何而战，有权利在并非由它燃起的战争中自行确定自己的目的和任务。它不仅应当向自己的朋友，而且也向敌人公开宣布，它不想进行任何侵略，不想并吞任何外国領土，它让每个民族自行安排自己的命运。

但是这还不够。解放了的人民应当向全世界公开表示，它随时都准备进行停战的談判。在拒絕割地、賠款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条件下，我們要随时准备进行結束战争的談判。俄国和英、法等国結有联盟。它不能背着这些国家在和平問題上有所行动。但这仅仅是說，摆脱了沙皇枷鎖的革命的俄国应当直接地、公开地建議自己的盟国考虑举行和平談判的問題。盟国会怎样答复——我們不得而知，我們也不知道德国在接到这种建議后将作何回答。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那时被迫投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各国人民才能清楚了解为何作战。而当各个陣綫上的千百万兵士和工人都明白了驅使他們流血屠杀的那些政府的实际目的时，这就不仅会使战争結束，而且会是走向公开搏斗的决定性的一步，去反对产生战争的那个暴力的剝削制度。

我們的口号不是瓦解革命和革命化了的军队，不是空洞的“打倒战争”。我們的口号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公开地在全世界民主力量面前立即設法使所有交战国迅速举行寻求停止世界大战的方法的談判。

而在这之前，每个人都得坚守自己的战斗崗位。

因此，在热烈地欢迎上面所刊印的工兵代表苏維埃〈致全世界各国人民〉号召书的同时，我們只把它看做是爭取胜利終止世界人民流血的毅然而寬广的和平运动的一个起点。

(譯自1917年3月28日〈真理报〉第9号)

# 我們的分歧

(一九一七年四月)

加米涅夫

在昨天的〈真理報〉上，列寧同志發表了他的〈提綱〉<sup>①</sup>。這個提綱代表着列寧同志的個人意見，通過它的發表，列寧同志也就完成了負責的社會活動家的應有責任：把自己對時局的看法提交俄國革命民主派進行討論。列寧同志雖然以極簡要的形式完成了這件事，但是做得很徹底：由說明世界大戰開始，他作出關於必須建立新的共產黨的結論。因此，在自己的報告中，他十分自然地，不僅要批評工兵代表蘇維埃的領導人的政策，而且要批評〈真理報〉的政策，而後者在蘇維埃召開代表大會之前就已形成，並且在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發言中得到了反映。〈真理報〉的這一政策，在這次代表大會所宣布的關於臨時政府和戰爭的決議案中，得到精辟的表述。而這決議案是由中央委員會常務局起草，並經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所通過。

直到中央委員會作出任何新的決定和黨的全俄代表會議作出任何新的決議之前，這些決議案始終是我們的綱領，而我們也就要捍衛它既不受“革命護國主義”的腐蝕影響，又不受列寧同志的批評。

至於列寧同志的總方案，那是不能為我們所接受的，因為這個方案的出發點是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並打算立即把這一革命轉為社會主義革命。從這種估計而引伸出來的策略，是同

<sup>①</sup> 指列寧的〈四月提綱〉（載〈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頁）。——譯者

《真理报》的代表們在全俄代表大会上所捍卫的——既反对苏維埃中的官方領袖，又反对把苏維埃拉向右轉的孟什維克——那个策略大不一致的。

在广泛的爭論中，我們希望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和一定要始終是无产階級革命群众的政党，而不变成共产主义宣传員的一个小团体，就只有采取这种观点。

(譯自1917年4月21日《真理报》第27号)

# 論列宁的提綱<sup>①</sup>

(一九一七年四月)

加米涅夫

列宁同志为自己的提綱作辯护时这样写道：“沒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人类，不能使千百万人免于毁灭。”这种說法对嗎？对于社会主义者說来，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絕對的真理。不幸的是：这一絕對真理毫不适用于作为今天某种实际政策的論据。沒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人类——这始終是正确的：在沙皇制度下是正确的，在推翻了沙皇制度后也还是正确的。并且，这是属于这一类的真理之一，即任何謝德曼，不管是德国的、英国的或俄国的，都会即刻签署认可的。为了制定馬克思主义的政策，仅这一个真理还是不够，还必须估計历史环境，权衡各种力量、阶级在目前这个国度中——它同其他国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对比关系。这一点無論在列宁的提綱里或是他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他的提綱是綱領……在英国、德国、法国发生革命后初步活动的堂皇綱領，而不适于完成了的俄国民主革命。列宁的提綱所以表現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提綱对当前俄国政治生活中任何問題都沒有作出答案。

党在战争問題上的政策应当怎样呢？护国分子說：应当在前綫上捍卫革命。《真理报》說：应当即刻在俄国开展爭取全面和平的

---

① 指列宁的《四月提綱》（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頁）。——譯者

最广泛的全民运动，以促进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发动。列宁同志的提綱是怎样說的呢？什么也沒有說。因为列宁关于战争的唯一具体的劝告就是“必須特別慎重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向广大人民阶层解释資本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对于力图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和身穿軍装的最貧苦农民的党的实际政策問題却絕然不做任何解释。

另外举一个例子。我們对于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同志回答說：（一）“应当推翻它”，（二）“但也不能馬上推翻它”，（三）“决不能用通常的方法来推翻它”。不錯。为了“推翻”临时政府，应当爭得国内的多数到自己方面来。但大多数群众，又同样是列宁自己的意見，仍然“对这个資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輕信态度”。这是偶然的情况嗎？不是的。这种情况会在今天或明天改变嗎？不会的！这就是說，我們面前有着一个較长久的由群众来清除自己“对这个資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輕信态度”的时期。（在括号中說明一下：在其他国家，这个“时期”已延續了数十年，直到今天还没有以推翻資產阶级政府而結束这一时期）。正是为了“使群众从实际經驗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党在这一个时期才需要一个向政府提出要求的綱領；既然我們不愿驅使拥护我們的人从事在今天注定要失败的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尝试，那末，还要不要同它保持一定的联系呢？这样，我們重新又回到党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問題上来了。而列宁同志却用临时政府“必須推翻，但也不能馬上推翻”的語言把这个問題輕易地撇开了①。

① 至少在这个問題上应当做出一个明确的結論。如果列宁同志是正确的，即“現在还不能推翻临时政府”（在这一点上他無疑是正确的），那末，他就應該公开承认立即推翻的口号是不合时宜的、有害的、瓦解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

究竟为什么在列宁同志那里“找不出”对群众最迫切问题的任何解答呢？因为他有一个总的万灵答案。这个答案就叫做：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在俄国已经真正完成了民主革命，并且走上——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压力下——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末，向政府提出有关和谈的任何要求才是绝对荒谬的，谈论立宪会议、考虑议会制共和国也都是荒谬的。因此，列宁同志在不想改变逻辑的情况下，即或也想到了所有这些问题，但仅限于前置词“不”方面：不向政府提出要求，而是揭露它；不是要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苏维埃，等等。

究竟怎样做呢？列宁同志写出并加以强调说：“应当采取坚决步骤去推翻资本，应当巧妙地、逐步地去做，然而，这些步骤必须采取。”说得既清楚又肯定。但是，走向社会主义、走向推翻资本的步骤只有工人才能实现。而他们认为，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度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环境之下，在农村中甚至连农奴制还没有消灭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决不适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

星期日的报刊上公布了一个具有头等历史重要性的文件。这是炮兵部所属工厂的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这次会议代表了最大官办工厂的工人近十万人。这次会议要（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的正是使我们同列宁同志发生分歧的那个关于“推翻资本的决定性步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生活本身，是这样的事实向十万工人提出的，正如报告中所说：

——在伟大的俄国革命正燃时，某些工厂中，如象弹药工厂和斯斯特拉列兹兵工厂，管理人员从那里狼狈逃窜，几天都没有露面，从而实际上工厂和生产的全部管理事宜都落入了工人自己手中。

工人們怎样决定了呢？

——直到全部社会經濟——国家的和私人的——尚未彻底社会化之前，工人在生产上不担負技术責任和經營管理責任，并且拒絕“参加組織生产的工作”。

彼得格勒的先进工人何以作出这种决定呢？他們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还在旧日专制制度下造成的整个經濟生活的破坏，运输业的紊乱，以及由之而来的生产材料上的欠缺，喚起工人推卸在生产上的技术責任和組織管理的責任。可是，有关劳資关系的全部問題，对付厂方而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对厂方的活动施行监督等方面，工人代表會議全部自己担当起来。

这样就十分明显：工人們利用了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来創立“宪政工厂”，监督厂方对待工人的全部活动，但却有意地避开分段“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

只有最坏的机会主义者才会把“宪政工厂”，即内部工作制度的全盘民主化，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或是当作趋向社会主义的行动。在推卸組織生产的責任时，工人們十分了解，社会主义不是通过部分地夺取工厂，不是通过分散的公社，而是通过夺取国家經濟生活的集中机构，即通过将銀行、铁路、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管理事宜，轉到做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而取得的。

在这一方面我們是完全同意炮兵部工厂的工人代表會議——反对列宁同志。

国内的情况是工人、兵士和农民的代表苏維埃必不可免地要担当起解决国家經濟問題的責任。無論在交通事业或粮食事业方面，它都应当最坚决地干預其事，假如它不希望在經濟破坏的紊乱中使革命遭到灭亡。但是把工兵代表苏維埃的这项工作同“推翻資本的

决定性步骤”混淆起来，无论是从科学观点抑或策略观点来说都是不许可的。

我们的文章已经拖得很长。所以对列宁同志的〈提纲〉不做详尽分析了。

姑且指出一点。列宁同志大力宣传要划清界限。我们也主张划清界限，但是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中划清的唯一界限，应为历史所证实，在实践上又是必需的，这是以国际主义为标准划定的界限。我们主张所有愿意同革命护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国际主义者团结起来。

(译自1917年4月25日〈真理报〉第30号)

# 加米涅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 全国代表會議上的发言摘要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全国代表會議的報道)

(一九一七年五月)

加米涅夫同志指出了問題的提法必須更加切合实际。我們的革命虽不属于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就其实質來說,它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只要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与临时政府的联合尙未破裂,革命就是在資產階級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在沒有准备好群众以前,在沒有使革命民主派的群众认清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目的以前,不能突然破裂这种联合。为此,必須向那些迄今还对資產階級政府抱輕信态度的革命民主派指明:这个政府不会簽訂沒有割地賠款的真正民主和約,它也不愿放弃沙皇政府跟英法資本家所訂的条約;必須引导群众参加那些爭取具体要求的运动和斗争。列宁同志的決議案沒有指出这种实际途径,沒有指出,当我们还不能够消除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时,布尔什維克在現有各机构(工兵代表苏維埃等)中应当爭取实现哪些要求。

(摘譯自1917年5月9日〔旧历4月26日〕《真理报》第41号)

---

① 这个标题是譯者加的。

# 必須立即从实际上統一起来

(答 問)

(一九一七年七月)

托洛茨基

在最近我讲过話的許多次集会上，有人一再向我提出这样的問題：在联合組織（区联組織）和布尔什維克組織之間有沒有什么意見分歧？如果說沒有意見分歧的話，那末它們为什么要各立門戶？

我覺得有必要在報紙上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

(1)我认为“联合”組織和布尔什維克組織之間現在並沒有任何原則上或策略上的意見分歧。

(2)因此，这两个組織是沒有理由各立門戶的。

(3)就我所能判断的，工人同志，这两个組織的成員都会清楚地認識到这一点，并承认按整个系統統一起来的迫切性。

(4)我认为应立即使彼得格勒的全部工作統一起来，而不去等待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应使我們完全从組織上融合在一起。

(5)我們希望今天開幕的“联合”組織全市代表會議会用这样的精神解決統一的問題。这次會議应当坚决反对沒有任何原則的保守傾向和小組分立傾向。

(摘譯自1917年7月15日〔旧历7月2日〕《真理報》第97号)

# 回顧与展望

(一九一七年八月)

托洛茨基

## 发生了什么事？

誰也說不清楚，莫斯科會議是为什么召开的。而且，所有将要参加會議的人都声明（不論說的是真話或假話），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請他到莫斯科。而且这些人差不多都对會議抱着怀疑或輕視的态度。可是，他們都正在往莫斯科去。这里面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如把处在极特殊状态的无产階級放在一边不說，那末参加莫斯科會議的人可分为三类：资产階級的代表，小资产階級民主組織的代表，政府代表。

立宪民主党最充分地代表了有产階級。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是：地主，工商資本組織，金融集团，教授协会。其中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政治面貌。不过，害怕工农兵的心理把有产階級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联盟。貴族官僚集团和参謀將軍集团沒有停止其恢复帝制的阴谋，但认为必須暂时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階級自由派怀疑地斜着眼睛打量保皇集团，但很珍視他們对于向革命作斗争的支持。由此可见，立宪民主党正在变成所有各种大中有产者的共同代表。現在，在米留可夫的无耻的資本主义行径和帝国主义可恥行径中，有产者的各种野心和剝削者的各种貪求正在合流。米留可夫的政策在于：窺視革命制度的一切挫折，一切灾难和困难，暂时利用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以降低他們的声誉，